

且赋深情
系列
006

南辕尘简直难以相信，叹道：
「难怪了，难怪我觉得你怎么跟别人说的也不一样！」



绝世风华

JUESHI
FENGHUA
下
雪山小鹿
【著】

她是人见人骂的王府弃妃
他是年轻有为的帝国王子

他为了救他爱的侧妃
命她奉出心头之血

她换得自由，活得风生水起

他回心转意，她却一脚踢开



绝
世
风
华

JUESHI
FENGCHUA
下
雪山小小鹿
【著】



JUE SHI FENG HUA

第二十八章 瑶儿失礼

苍寻一双幽深如潭的眸子与韩王相视，徐徐道：“九凤钗在你手上？”

“愿意，或者不愿意？”韩王勾唇一笑，“嘉云与你们联姻，嫁给若然也好，嫁给你也好，由你定夺。”

“嫁给我，她还不配！”苍寻傲态十足，“韩王既是以九凤钗为媒，我便替皇上应承了这门亲事。”

韩王听了心里也是惊叹，难不成他的身份比一国之主还高贵不成？

韩王也不再与他虚与委蛇，从怀里便取出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盒子，搁在苍寻面前。

“是真的。”苍寻将九凤钗对着太阳光，眯眼看了一会儿，将钗子塞进了怀里。

莫弦看着那支通体血红的九凤钗，一时感慨颇深。

天机阁的阁主之位，宝藏……也不及她的一个笑靥啊！莫弦呆呆地看着修落雁，而她，正与付一琛无声对视，双眼之间饱含着浓浓情意。

直到今天，看她上了花轿，他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在乎她。

韩王将九凤钗给了苍寻后，一行人便又重返京都。

一路上，苏瑾璃心中都不是滋味。

她明白，九凤钗对于韩王的价值。

回了南府，付一琛便急着让南霭尘给修落雁把脉。

南霭尘诊过脉后，闭眼沉思，说道：“有些受惊过度，这段时间需要安静地休养，我等下开个药方子，吃着对精神有好处。”

待南霭尘一走，付一琛便坐到了床头，拢住修落雁的肩膀，满眼都是浓浓的情意：“雁儿，我又回来了。”

修落雁既羞涩，又气愤，低下头玩弄被角不理他。

付一琛叹道：“以前向你瞒着我的身份，也并非有意，我长年在外，自己都差点忘了自己还是西炎国的皇子。”

“长年在外游走在青楼楚馆吧？”修落雁心里一酸。

天知道这些年他都跟多少女人在一起过！这样的甜言蜜语也不知说过多少遍！

“我……”付一琛脸一红。

“付一琛，你走！你这个花心大萝卜，别想占我的便宜！”修落雁伸出双臂捂脸叫道。

看到修落雁穿着单薄的白色中衣，双肩露在被外，付一琛心底无限疼痛，冲动地将她揽在怀里：“雁儿，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

“你是花心萝卜！你花心！”修落雁不解气地拿手在他胸前乱掐。

付一琛看着她眼角挂着泪水，脸颊却绯红一片，那娇嗔发气的模样惹得他心头既甜又酸，她真好看，只是这撒娇撒得让他快要心碎，紧紧地将修落雁按着，柔声道：“别哭了哦，别哭了。雁儿，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已经无法更改了，我不是有心的，我现在一颗心里，完完全全就是你！”

“哼！”修落雁用被子蒙住头，“你出去吧，你以为我喜欢你吗？我觉得莫弦都比你干净！”

付一琛整个人一怔，莫弦！一阵巨大的威胁感袭击了他！

“出不出去？”修落雁又斥道。

“好好，我出去。”付一琛听着她黄莺般的声音从被里传出来，心都快化了，赶紧出了房门，抚额望天。

第二天一早，修落雁便被召进了宫，苏瑾璃换回了女装，陪她同去，想必是谈论嘉云郡主的事。

修落雁进了大殿，苏瑾璃便站在殿外的花丛一角等候。

听到有脚步声从后面传来，她习惯性地回过了头，却是韩王。

韩王看到她脚步一滞，很快转开了视线，从她身边走过。

“韩王！”苏瑾璃清脆的嗓音叫住他，“我有话要和你说。”

她说完，朝一边的岔路走去，韩王也不自觉迈开大步追了过去。

两人在一个假山前停了下来。

苏瑾璃问道：“你真的把九凤钗给苍寻了？”

韩王微抿唇，点点头。

“可是……”苏瑾璃眼里露出惋惜的神情。

韩王低沉地道：“我曾命巧匠打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钗环，可以以假乱真。”

苏瑾璃听他这么说，放心了，既然韩王有一个赝品在手上，想必也能做宝藏的钥匙吧？

水灵的剪眸看了眼韩王，于是回身离去。

韩王看着她的背影，苦涩地弯起唇，忽然，就见前面苏瑾璃的身子往前一栽。

韩王大惊失色，飞速奔过去。

苏瑾璃一看满地的珠子，瞬间明白了，这次，她直接一个空翻，翻进了草丛里，把罪魁祸首抓了出来。

“上官灵！你搞什么？”苏瑾璃拎着上官灵的衣领，将她丢在地上。

上官灵满脸天真，摇头哼哼。

苏瑾璃吊起柳眉，冷冷道：“你没疯！”

“嗯，璃姐姐，你说什么？”上官灵呀呀地笑。

苏瑾璃也勾起红润的薄唇：“我说什么你不懂是吗？那么相信你很快就会懂的。”

韩王在看到上官灵的那一刻，止了步。

他本离二人较远，这会儿往树丛里一挪身子，上官灵根本就没看到他。

苏瑾璃已从衣袖里掏出一包药来，笑得没心没肺：“这是包毁容药，用了后，容貌就毁了。反正你也是个疯子，长得再好看也没用，所以呢，就先让我在你脸上试试药。”

说完将药包打开，她小心翼翼地用右手小手指挑了点药粉，蹲下身子，与上官灵面对面。

苏瑾璃笑道：“你放心，我不会毁你整张脸，只在你左脸颊上试一小块，你脸上也只落个难看的疤子而已。”

眸光一凛，苏瑾璃左手扼住她的双手，右手往她脸上点去。

上官灵犹自一副天真不解的样子，苏瑾璃笑着，真的把毁容药涂在了她脸上。

不一会儿，便见上官灵左边脸开始浮肿，然后生出一粒一粒的黑麻子，密密麻麻地挨在一起，十分难看。

苏瑾璃赶紧移开了眼：“我带你去照照镜子。”然后不由分说地拉着上官灵进入一旁的偏院。

对着昏黄的铜镜，上官灵看到自己的脸真的毁成这个模样，啊的一声尖叫，晕了过去。

苏瑾璃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让她晕过去，给她掐人中、顺气，上官灵醒了过来。

看着苏瑾璃的眼神满是恐惧与恨意，上官灵的手也捂在了左脸上，怒道：“苏瑾璃，我有对不起你吗？”

苏瑾璃笑道：“哟，终于承认了。那你两次扔珠子绊我，是对得起我吗？”

上官灵咬紧下唇，不语。

“好，很好。”韩王淡漠的声音从房门口传进来，伴着他紫色华服踏进房内。

上官灵的小脸瞬间惨白。

苏瑾璃无谓地勾了勾唇。

“上官灵，本来本王不想追究你了，可你太令本王失望了！”韩王一双幽深的凤眸，满是冷气。

上官灵往后靠了几步，紧紧贴着墙，仰视着几米远的韩王，诺诺地道：“韩王，对不起，那次我真的是无意，我永远都不会说出那些事。”

韩王轻轻一笑：“只有死人，才会永远闭嘴。”

韩王肃杀的语气令上官灵打个战栗。

“韩王，求求你放过我！”上官灵双膝一屈，跪在了地面上，“韩王，我们好歹也曾做过亲家，韩王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放过灵儿吧。”

上官灵一把鼻涕一把泪，忽然上前抱住苏瑾璃的双腿，犹如找到救星般。

“璃姐姐，璃姐姐，灵儿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可知道你为人心肠最好，求你帮灵儿在韩

王面前求求情，灵儿还想活啊！”

苏瑾璃紧紧蹙眉，韩王突然冷笑一声。

上官灵惊疑地看着韩王，听说不常笑的人，一笑，便是想杀人……

韩王低沉有力的声音响起：“你叫她姐姐？你心理没她成熟，长相，倒是要比她老很多。”

韩王毫不留情的抨击，如同一把尖刀刺进了上官灵的心，她赶紧将那毁去的左脸掩住，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被最爱的人羞辱，上官灵已是痛不欲生。

苏瑾璃从衣袖里取出个药包给她：“一粒外敷，一粒内服，三天后脸就好了。”

上官灵接过药，怯怯地看了眼韩王。

韩王衣袖负到了背后，道：“本王饶你一命也可以，只不过，你也要替本王办件事。”

上官灵一听还有生机，赶紧问：“什么事？灵儿一定尽力！”

“我不要尽力，我要你做到。”韩王淡淡道，“让上官青云上一道旨，推举大内副将陈星接管三军兵权。”

上官灵一咬牙：“我一定能做到！韩王，说话算数！”

韩王脸色一沉，十分不悦：“本王说话，从来算数！再说了，不是还有……”他望了眼苏瑾璃。

上官灵立刻明白，说道：“好，我今天就回家。”

上官灵溜烟走了，屋里只剩下韩王与苏瑾璃，两人一同出了房，走到天井内。

“你不怕我说出去吗？”苏瑾璃似笑非笑地问。

这么机密的交易，他为什么都不怕让她听见了？

韩王侧过脸，凤眸幽深，轻启薄唇：“不怕。”

苏瑾璃的心竟不知为何轻松了一截，这段日子的冷漠，她可以不在意，只要他心里，还拿她当朋友。

“谢谢你。”苏瑾璃低声说了一句，快步离院而去。

苏瑾璃等修落雁出来后，一同回了南府。

前厅中，她将药包搁在了桌上，南霁尘打开药包一看，挑眉问道：“你用了？”

苏瑾璃点头，将上官灵的事对他说了。

南霁尘轻扬薄唇：“我以为你给柔儿用了。”

“你心疼？”苏瑾璃假意问道。

“怎么会？”南霁尘揽住她，“你若受委屈了，我会心疼。”

“油嘴滑舌。”苏瑾璃低骂，心里，却是极开心的。

说起来，她也应该去看看夏紫柔了。

三皇子府，紫柔院，再无从前的那份艳丽。

苏瑾璃过来时，正是晚上，夏紫柔站在廊上寂寂地看着天空，脸色苍白，双眸无神，自

言自语：“王爷多少天没有来了？”

苏瑾璃站在一旁的高墙之上，见着她这般黯然神伤的模样，那包药，终是没拿出手。罢了罢了，若是以后，她还敢打我的主意，再来收拾她不迟吧！

第二日，皇上在御书房，翻开了上官青云的折子，上官青云力荐大内副将陈星接管三军。虽然上官青云断了一臂，但他多年的忠心耿耿让皇上极为放心，这三军兵权刚刚收回来，既然上官青云推荐了陈星，那自然是信得过的。

嘉云郡主，得知自己被选和亲苍梧，哭得背过了气。

修落雁对她是百般歉疚，为嘉云又补上了很多嫁妆。

韩王府，鬼和虚眉眼带笑，对韩王一拱手：“恭喜王爷，贺喜王爷。”

韩王舒心地一挑剑眉，撩开长袍，斜卧在铺着熊皮的软榻上，懒懒地道：“这次可要给皇记上一大功了，上官青云，这几天动身回老家了，多派几个人盯着。上官灵，风儿已经在皇兄面前要了她，以后住在宫里，叫我们的人也监视着。”

“是！”鬼和虚应道。

虚上前问：“王爷，苏琼瑶回娘家了。”

韩王点点头，苏琼瑶几天前就从冰水里出来了，毒性解了，却又生了场大病，这病才好，就急着回娘家了，看来对韩王，她倒是挺上心的。

相府内，苏暮与苏琼瑶对坐，苏暮眯起一双小眼睛，眸内精光闪耀。

苏琼瑶一脸焦急地看着苏暮：“爹，你倒是说句话啊！”

江萍从后屏风处过来，道：“老爷，满朝大臣都归顺韩王了，不差我们几个，若是……”

“闭嘴！”苏暮对她一瞪眼，“话多，小心引祸上身！”

江萍吓得不敢开口。

“爹……”苏琼瑶拿不准她爹的心意。

苏暮道：“妇人之见！韩王这边我们不能得罪，皇上那边，更不能得罪。”

苏琼瑶心里直嘀咕，开始用话来试探苏暮藏宝图的下落，都被苏暮一一绕开。

回了韩王府，苏琼瑶有点泄气，与韩王只说了藏宝图的事。

韩王暗骂一声老狐狸，一想到要继续和苏琼瑶维持着这种夫妻关系，他便十分不爽。

皇宫里，荣贵妃给修景风和上官灵操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修景风的婚礼，苏瑾璃自是要去参加，南霁尘一向与几个皇子走得近，也来了。

两人一出现在婚礼场上，立刻成了一道艳丽的风景。

大家都认识苏瑾璃，看到她，又不由向修景弘看去。

修景弘今天把夏紫柔带出来了，大夫说夏紫柔心情郁闷，需要常出来走走，修景弘没有多想，便让她跟着来。

这两对人一相比，大厅里的客人顿时传来阵阵嗟叹之声。

南霭尘白衣飘然，墨发轻散，肌肤如瓷般通秀，柳眉轻挑，桃花目炯炯有神；而修景弘，由于一贯的沉郁，少了那几分洒脱，被南霭尘的光芒比了下去。夏紫柔，虽然穿着一件粉色的宫装，可身形单薄，看上去像是没开过苞的花骨朵，发质枯黄，眼眶也深陷得吓人，丝毫与美沾不上边。

反观苏瑾璃，白色轻纱裙掩起凹凸有致的身材，黑发半披半束，黑白相衬，剪水凤眸流转出精灵与聪慧。

这三皇子就为了这样一个妾室休了自己美貌的妻子？

瞧瞧人家，被三皇子休了后，还找到这么一位有钱多金的主儿，看来，还是这三皇子不识珠宝啊！

修景弘一双眼睛真要喷出火来了，那些客人的低声交谈，全都传进了他的耳里，他都快气爆了！

外面响起小太监尖尖的声音：“韩王到，韩王妃到！”

韩王穿着藏青色的大袍，五官如雕刻一般，一进来，厅里所有的客人都起身行礼，韩王点点头，先与修景风道过贺喜，再下来找了位置坐。

苏琼瑶袅袅婷婷地走到这边女席上，立刻就有不少人迎上前奉承巴结。

苏琼瑶傲慢地回应着，眼一瞄，看到苏瑾璃与修落雁坐在一起，轻轻弯起唇角。上次的事，她还没玩够呢！

苏琼瑶命玉儿端着一个酒壶，来到苏瑾璃面前，脆声道：“妹妹，上次的事情，让你受惊了，姐姐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先给你敬三杯酒，给妹妹压压惊。”

这下，苏瑾璃纳闷了，难道苏琼瑶很能喝酒？

苏瑾璃当下一举玉杯，盈盈道：“既是韩王妃看得起我，那就先干为敬了！”

仰起脖子，露出优雅美丽的颈线，一口喝尽。

“好！”苏琼瑶也将手里那杯饮干，面不改色，喝完后又斟了第二杯，“妹妹，再来。”

苏瑾璃眼波流转地看着苏琼瑶。

莫非，苏琼瑶酒量还真可以？

她不知道，为了陪韩王赴宴，苏琼瑶事先是喝了醒酒汤的。

苏瑾璃刚欲伸手去接递过来的玉杯，一抹清浅的身影拦在了她面前，

南霭尘斜着桃花目，似笑非笑，声音低沉性感：“这杯酒由我代我家内人干了！”

苏琼瑶拿着一双微眯的眸子打量了下南霭尘，这近看更是人姿如玉，心里不由妒忌气恨起苏瑾璃来，没想到她被休后，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夫婿！

南霭尘不紧不慢地道：“韩王妃既是为上次那件事赔礼，那我也要感谢一下韩王妃是不是？”

南霭尘动作极快，一杯酒便已入口，将空杯向苏琼瑶照了照，苏琼瑶没辙，只得将手里那杯酒喝干。

她抹抹嘴道：“妹妹，那这第三杯酒，还得你来。”

南霭尘又将斟满的酒杯接了过来，苏琼瑶面显薄怒，然而，南霭尘冷冷看了她一眼，将

玉杯递给了苏瑾璃。

苏瑾璃抬头，碰上南嚚尘含笑的双眸，她微微卷起唇角，心中极是安慰。

这杯酒刚入口，苏瑾璃脸色有些变，怎么这酒像白开水一样淡？

南嚚尘一手将她拉进怀里，低声道：“好了，你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苏琼瑶见南嚚尘对苏瑾璃那般体贴温情，不禁又酸又妒，苏瑾璃这小蹄子走的什么运？她恨恨地在心里骂着，端着酒杯回到韩王身边，不想多看一眼两人亲密的样子。

“你在做什么？”苏琼瑶一回座位，便听到韩王不悦的声音传来。

苏琼瑶看了眼隐在灯光暗处的韩王，乖巧地走过去道：“我给妹妹敬三杯酒，上次的事让她受了惊。”

看到她三番五次地刁难璃儿，韩王已经不想再忍受她了！话也不由脱口而出：“你给我老实点！若是你再有什么鬼主意的话，本王第一个送你上西天！”

语气冰冷残酷，令苏琼瑶浑身一颤，心头更是一酸，委屈的泪水瞬间袭上眼眶。

她坐在一边，低低道：“王爷是心疼臣妾了，还是心疼妹妹了？”

韩王怒极而笑，掀唇问：“你妹妹跟本王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心疼她？”

苏琼瑶心头一喜，当即乖乖地道：“臣妾错了，只是随口一问，王爷莫要放在心上。”

韩王冷冷哼了一声。

这边厢，苏瑾璃与南嚚尘在一个拐角内，有南嚚尘在一旁，她的心，无限安宁。

“尘，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想回去了，嗯？”南嚚尘问，“你不想看苏琼瑶演戏了吗？”

“演戏，”苏瑾璃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演什么戏？”

南嚚尘唇角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卖了个关子：“等会儿就知道了。”

苏琼瑶坐在一旁，拿眼偷偷看韩王。

韩王半仰在大椅内，侧脸的轮廓如刀削出，俊朗坚毅，长长的睫毛轻颤，凤眸泛着成熟睿智的光芒。

苏琼瑶越看越痴迷。

“王爷……”她沙哑着嗓音走过去。

苏琼瑶作姿摆态，肩上的雪貂短皮衣滑落在地，她动手脱掉了最外层的长衫。

谁也没想到她会做出这种失礼的事！

“你在干什么？”韩王大怒，一声高喝，便有两个人影冲上去，用一件黑色的衣服把苏琼瑶裹住，拖到了席边。

“王爷，王爷！”苏琼瑶神志不清地叫喊着，满脸绯红。

“把这个丢人的东西给我带下去！”韩王捏紧了拳头，也走了出去。

“她怎么了？”苏瑾璃惊问。

南嚚尘眉尖含着笑，眼里透出的却是冰冷：“自作孽，不可活！”

苏瑾璃随即明白，拉住他的手臂：“你给她酒里下了什么？”

南嚚尘淡淡道：“失神散罢了，只是没想到，她心里面想的居然是这种事情！咳咳。”

苏瑾璃呆了好半晌，无奈地摇摇头。

宫殿外的偏院内，韩王阴沉着脸，负着双手站在院内。

房内，一张单人床上，苏琼瑶扯着被单，嘴里喃喃叫着：“王爷，瑶儿好爱你，王爷，你要永远地疼瑶儿……”

“把她的嘴给我封起来！”韩王暴躁地吩咐道。

“是！”鬼立刻进去点了苏琼瑶的哑穴。

虚继续道：“属下怀疑，是王妃的酒出了问题。”

韩王应了一声，面无表情：“去，把南霭尘给本王找来！”

虚答应着出了偏院。

看到虚过来，南霭尘握了握苏瑾璃的手道：“我去去就来。”

到了偏院内，韩王劈头就问：“解药呢？尘儿，你也胡闹够了吧！”

南霭尘睨起桃花眼，定定地看着他：“你认为我是在胡闹吗，谁叫她想伤害璃璃？我一定要让她记住，敢动璃璃是什么下场！”

韩王拧起浓眉：“可她，现在好歹也是我的王妃！你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丢她的脸，就是丢本王的脸！”

南霭尘微抬起下巴，眸光冷肆：“我不管是谁，只要她打璃璃的主意，我就不能放过她！难道，你也要跟我说，她是韩王妃，就能为所欲为了？”

韩王一时激动，也不择话了，傲然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本王的王妃，难道还没资格给别人敬几杯酒吗？别说敬几杯酒，就是敬几把刀也有我担着！”

“她敢！”南霭尘的怒火也被极速挑了起来，厉声回道。

“怎么不敢？”韩王也冷冷地反问，“你连本王，也要一并处置了吗？”

南霭尘微微眯起眼，戾气从眸内一闪而过，一蓝一白，在夜色中，相对而视。

一阵轻灵的脚步声走了进来，传来苏瑾璃婉转低沉的嗓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一道雪白轻纱的裙摆随风吹起，苏瑾璃目光淡淡，看向南霭尘：“把解药给他，我们一介平民百姓，自然不能跟王爷作对。”

韩王的心头一颤，王爷……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好陌生。

南霭尘见苏瑾璃发话了，从袖里拉出一个小药包来，扔给了韩王，韩王本能地反手接住。

苏瑾璃轻启唇，微微一笑，顿时满院生辉，只是说出来的话却是极冷：“王爷若是还觉得不舒服，大可以处置我们。只是，以后不管在哪遇见了韩王妃，她敢对我敬刀子，我也不是吃素的，她白刀子来我就红刀子回。”

韩王心头又是一颤，韩王妃，为何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那么伤人……

苏瑾璃又笑道：“王爷刚才说，她敢对我敬刀子也有你担着，那不妨回头叫她试试！我倒要瞧瞧，这修月国是不是当真没有王法了？”

韩王努力站稳了身形，幽深的黑眸看着她，划过一丝沉痛，心内的疼痛，更如潮水般涌来。

他不是这个意思，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他怎么会允许苏琼瑶去伤害璃儿呢？看到她蹙眉头，他都会心疼得不得了……

他说的韩王妃，在他心里，那根本就不是苏琼瑶啊……

然而此刻，他无法解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苏瑾璃远去。

“王爷，王爷！”虚叫了几声。

“哦。”韩王才回过神来，平复心境。

“这个药……”虚指着 he 手上的药包。

“拿去用吧。”韩王丢给他，大透了几口气。

果然是神医，不一会儿，苏琼瑶就清醒过来，但刚才脱衣服的事竟然清晰地印上了脑海！

苏琼瑶的小脸瞬间红透，又瞬间变得苍白，身子摇摇欲坠，扶住了墙。

苏琼瑶的眼泪唰一下就流出来了，怯怯地道：“王爷，我不是有意的。”

韩王看也没看她一眼，冷冷地道：“把王妃带回府，以后不准她再出来！”

苏琼瑶又恨又急，想要辩驳，却无从辩驳。

在路上，苏琼瑶缠着鬼问，鬼就把南器尘下毒的事告诉了她。

苏琼瑶呆了好一阵，哇地哭出声来。

苏琼瑶心里把苏瑾璃恨得咬牙切齿。

第二天，南府。

苏瑾璃起来很晚，醒来时床边已不见了修落雁，她拉拉铃铛，吉祥送来洗漱用水与早膳。

问起修落雁，吉祥却说她一早就出门了。

用完早膳，她站在观景台上，却瞧见一道粉色的身影进了一间偏房。

她定睛一瞧，那不是夏紫柔吗？

屋里传来陆蝶的声音：“姐姐，你来了？我无聊死了。”

原来是来看陆蝶的。

“蝶儿，师哥就这样待你？”夏紫柔听陆蝶说，南器尘除了忙生意，大部分时间都陪着苏瑾璃，气愤非常。

陆蝶委屈地低下头，眼角红了。

夏紫柔阴阴一笑，道：“不要急，你知不知道上次我在王府看到了苏瑾璃？”

上次苏瑾璃被修景弘绑架之事，陆蝶还真不知道，因为南器尘瞒住了陆清华，怕他起疑。

“苏瑾璃好没脸没皮，偷偷跑进了王府，跟王爷旧情复燃，在书房内打得那叫一个火热！当时我就在窗子外面，她居然一点都不知羞，还向我炫耀！”

夏紫柔想到那天的事就一肚子是火，苏瑾璃，你吃着碗里的，还想看着锅里的！今天我就要在南霭尘面前揭穿你的面具！

苏瑾璃慢慢踱下楼，陆蝶房间的门紧闭着。

她走到了院子门口，便见南霭尘匆匆走来，看见她微微一怔：“起来了，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人都睡疲了。”苏瑾璃见他行色匆匆，便道，“你先忙吧。”

南霭尘顿了一下道：“小师妹叫我过去，说有急事，璃璃……”

“去吧。”夏紫柔与陆蝶又在算计什么吗？

南霭尘握了握她的手，以示安慰，转身进院，敲响了房门。

苏瑾璃想慢慢往观景台楼梯上走。刚上了三个台阶，陆蝶屋内传来砰的一声巨响，把她吓了一跳。

苏瑾璃赶紧下楼跑过来。

就听见南霭尘压低了嗓音道：“我念着你是师父的义女，才允你进府来看蝶儿，不是要你来挑拨离间的！”

“师哥，姐姐不会骗我们的！”陆蝶着急地说道。

“蝶儿！”南霭尘厉声喝住了她，“璃儿的事跟你无关，我心中自有分寸！”

门吱呀一声开了，南霭尘蓝衫一撩，一张脸难看至极。

夏紫柔追了出来：“师哥，我是为了你好，其实，你自己也在怀疑是不是？”

南霭尘噌一下转过身来，柳眉倒立，星眸含怒：“你说什么？”

夏紫柔一扬小脸，扶住廊柱道：“南霭尘，苏瑾璃又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你就拣个这样的回去了，还当作宝一样地捧在手上！你不是冤大头谁是冤大头！”

“闭嘴！”南霭尘已被她的气话得浑身战栗，一把揪住她的衣领，高喝出这两个字。

一股巨大的怒火在南霭尘体内急窜，他面色狰狞，快要控制不住了，真想把面前这个女人撕碎！

“南霭尘，你别自欺欺人了！你敢保证那天苏瑾璃没跟王爷发生什么吗？其实你也在怀疑，你心里也在怀疑！”

南霭尘眯起眼睛，冰冷的眼光如出鞘的刀锋，手上的力气加大，直接扼住她的玉颈。

夏紫柔脸色涨红，可还在尖叫：“南霭尘，你要做的是把你的女人管住，管好，别让她来王府勾引王爷！”

南霭尘一把将她甩向一边，陆蝶哭着过来扶她。

“给我滚出去！”南霭尘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齿里蹦出来。

他是很想杀了她，她这般辱骂璃璃，已让他气得七窍生烟了！

“姐姐，你别再说了，我们出去，出去。”陆蝶哭得梨花带雨。

苏瑾璃站在廊后，秀眉轻拧，一双凤眸积聚着凛然的杀气。

夏紫柔，你好恶毒啊！

自作孽，不可活，夏紫柔，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苏瑾璃将手中的匕首狠狠地插进

了墙壁之中，又狠狠地拔了出来。

苏瑾璃做了这个决定后，平静了很多，再抬眼看时，夏紫柔与陆蝶已经出去了，南霁尘正往观景台上走。

“尘！”苏瑾璃从廊后现身，叫住他。

南霁尘回头时，看到她在院里，脸色惨白：“你都听见了？”

“这么大声，十里外都听得见。”苏瑾璃故作笑容。

南霁尘面色郁郁，将指节掰得咯咯直响：“璃璃，你不要放在心上，其实……”

“南霁尘，你介意吗？”苏瑾璃忽然正色问道。

南霁尘一怔，看着她板着的小脸，面色严肃，摇摇头：“如果介意，我怎么会想要娶你呢？”

“一点都不介意，从来没介意过？”苏瑾璃必须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了。

南霁尘轻合桃花目，不知为何，在面对苏瑾璃时，他体内即使有再大的气，再大的怒火，瞬间都会逃得无影无踪。

“你的那些从前，永远只是从前，从今而后，你都只是我南霁尘一个人的女人。”他说着，眼里的神色慢慢软下来，伸手将苏瑾璃揽在了怀里，喃喃道，“你说是不是？只是我一个人的。”

苏瑾璃轻轻嗯了一声，她也能感觉到他的真诚。

头顶，忽然传来南霁尘的问话：“璃璃，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认真地回答我。”

苏瑾璃微抬起头，南霁尘眼里闪过迷茫：“你会不会有一天，突然也对我像对修景弘那样？”这是他的害怕之处。

苏瑾璃轻轻扬起唇：“我这一生，就只爱过一个男人。”

南霁尘呼吸急促：“我？”

苏瑾璃点头。

“那以前……”她不是爱修景弘吗？京都人无人不知的。

她曾经那般爱过修景弘，这一点想起来会令他吃醋的。

苏瑾璃扑哧笑出声，道：“你进房来，我要跟你说的便是这件事。”

两人一同进了观景房，南霁尘狐疑地看着她：“南霁尘，有件事说起来很惊世骇俗，但却是事实，我怕吓着你。”

南霁尘一勾唇：“没事。”

苏瑾璃侧头思索片刻，道：“怎么说呢？当日在王府失血昏厥时我们还不相识，但那次昏死过去，我仿佛具有了博古通今甚至感知未来的能力，等我醒来时，却对于你们说的从前，根本记不起来。”

南霁尘瞪大了眼，疑惑地看着她。

“真正的苏瑾璃，可能未必是我。”

南霁尘忽然将她圈在了怀里，满脸的担忧：“璃璃，那如果有一天，你忽然又变回以前的苏瑾璃，我该怎么办？”

苏瑾璃笑得满是灿烂：“应该不会啦！”

苏瑾璃笑道：“还有一件事，你别吃惊哦，雁儿跟我的经历是一样的。”

南霁尘简直难以相信，叹道：“难怪了，难怪我觉着你怎么跟别人说的不一样！难怪你们开那个火锅城也那么奇怪。璃璃，还有你时不时冒出来新鲜词语和我压根都不知道的东西，原来这样就能解释了！”

看着苏瑾璃言笑晏晏之样，南霁尘一捶软榻道：“我真是太笨了，怎么以前就没怀疑过呢？”

“现在不就明白了，我对那个修景弘，根本连一点记忆都没有。”苏瑾璃正色道，“别听夏紫柔在那儿百般诬陷。”

南霁尘拧起眉头，眉宇浮上不悦：“真没想到，她现在竟变成一个怨妇……”

“怨妇？”苏瑾璃想到夏紫柔做过的那些事情，撇撇嘴，“恶毒的怨妇！我跟你说你不会信。”

南霁尘着急道：“你说，我信！”

苏瑾璃摇头：“不，我要用事实揭穿她。”

苏瑾璃转了转漆黑煜亮的眼珠，抿唇道：“我先要调查清楚，尘，我现在去火锅城。”

“好，我送你。”南霁尘从软榻上一蹦而起，趿上软靴，在她额上印下一吻。不知为何，在听璃璃说了她的身份后，他心中有一丝浅浅的惧意，怕她忽然就离开了自己。

南霁尘苏瑾璃一同到了火锅城。

清风与采儿两人正在打扫卫生。

“小姐！”清风看到苏瑾璃，兴奋地奔过来。

南霁尘故意把脸一板：“把本公子当隐身人了？”

清风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平时公子常会来火锅城看看，小姐来得少，清风好多天没见到小姐都想死了。”

“好啦，就你嘴甜。”苏瑾璃笑道，看着采儿。

“采儿上来，我有话同你说。清风，去把你家男人叫来。”苏瑾璃说着，向采儿招招手，往楼梯上去。

南霁尘也跟着上了楼。

清风一跺脚就跑了。

五楼开了一扇落地窗，前面是两排藤椅，苏瑾璃与南霁尘并排坐着，采儿坐在对面，刚说着话，万十三就上来了。

“公子，小姐，你们找我？”

“十三，坐呀，你辛苦了。”苏瑾璃指指前面，万十三推辞了一句，便坐在了椅子外沿。

“上次要你调查护城河死者的事，你确定？”苏瑾璃直接杀人正题。

万十三回道：“那死尸确实不是明刚，真的明刚，又回到他上次藏身的地方，是我亲眼

所见，那个地方，我去过两次了。”

南霁尘蹙眉不语，没想到，明刚居然没死，还使出那么一招来，当下说道：“我派人去把明刚抓回来。”

苏瑾璃沉思片刻，摇摇头：“夏紫柔狡猾得很！我要的，是他们自投罗网，瓮中捉鳖。”

“那要怎么做？”南霁尘凝思道。

“十三，之前夏紫柔到天机阁，她是跟谁联系的？”苏瑾璃问。

万十三道：“她是通过明刚认识的袁老大，由袁老大报给万堂主的。”

“好了，我知道了。”苏瑾璃微微一笑。

回了南府，苏瑾璃先找了修落雁，不一会儿便见修落雁匆匆出府。

南霁尘，却偷偷进了三皇子府。

夏紫柔与陆蝶两人回了紫柔院，刚进去，便听见沉重的脚步声从里传出来，伴着修景弘的声音：“去哪了？”

夏紫柔一怔，惊喜溢于言表：“王爷，是你？”

修景弘见夏紫柔云鬓散乱，被陆蝶搀扶着，不禁一皱浓眉：“你怎么了？”

万般委屈袭上头，夏紫柔未语泪先流。

陆蝶看不下去了，用清脆的嗓音说道：“王爷与姐姐不是一直恩恩爱爱吗？姐姐还经常在我面前夸赞王爷，没想到，现在也这般冷落起姐姐来了！”

修景弘脸色涨红，看了眼陆蝶。

“蝶儿，别说了。”夏紫柔擦掉眼角的泪水。

修景弘看着她这般，心中也是无比愧疚，至少，他曾爱过她……

“柔儿，外面风大，你这身子真是一点都不注意了。”修景弘放软了声音，叹道。

“王爷……”夏紫柔脸上绽开一个笑容。

“进去吧。”修景弘走过来，将她娇弱的身子揽进怀里，夏紫柔顿觉无比幸福。

接连几天，修景弘恢复了一早待夏紫柔的态度，晚饭也在紫柔院吃，天暖时便带夏紫柔逛王府，赏花听乐，令夏紫柔受宠若惊。

这天，秋菊带给夏紫柔一封信，信是明刚写来的，约她半夜子时，在香樟亭相见。

夏紫柔唰唰地将信撕个烂碎，嘴里大骂：“这个挨千刀的！如果不是他，怎么会把我害成今天这个模样！”

夏紫柔此刻已把明刚恨得上天入地了！如果不是他，她也不可能失去生育能力！没有了生育能力，她在这个王府后院，就没有了资本啊！

“小姐，你去还是不去？”秋菊战战兢兢地问道。

“去！”夏紫柔咬牙道，“趁这次把话说清楚了！他若再敢来缠我，我当场死给他看！”

是夜子时，夏紫柔与秋菊两人连灯笼也没打，摸着黑往香樟亭走去，桥上果然站着一抹

身影。

夏紫柔慢慢踱过去，留秋菊在桥外口把风，秋菊看她上了桥，眼里露出一丝嘲讽之色，转身没人黑林不见。

借着淡淡的月华，夏紫柔看得分明，站在桥上这人，正是明刚！

他蓄了长长的胡须，面容憔悴，身上罩着一件黑色斗笠，显得整个人愈发沉重老气。

“你来了……”明刚的声音带着浓浓的伤感，“孩子，没了？”

夏紫柔红唇颤抖：“别跟我提孩子！”

“柔儿，怎么了？”明刚脸上挂不住地说道，“有我的孩子很丢你的脸吗？你早就做了我的女人，这是不容更改的事实！”

夏紫柔轻飘飘的身子在风里打秋千，颤声道：“明刚，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认识了你！”

她说的是真心话。

明刚冷冰冰地看着她：“可当年，是谁先勾搭谁的？你说！”

夏紫柔脸上的红晕被夜色掩起，只是辩解：“小时候的事情，谁也做不得数！”

明刚冷笑道：“十六岁也叫小时候？你不是十七岁嫁人的吗？你还想抵赖不成？夏紫柔，我现在是看透你了！是我明刚瞎了眼，才会跟你混在一起！”

忽然，桥两边亮起一丛丛灯火，随之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夏紫柔大吃一惊：“明刚，你想害我？”夏紫柔害怕了。

明刚哼了一声：“今天不是你约我来的吗？”

“你说什么？”夏紫柔一下反应过来了，赶紧问，“你没写信给我？”

“没有。”明刚冷冷道。

她中计了！夏紫柔的大脑嗡的一声，整个人往地上倒去。

一道讥诮冷漠的声音从水面传来：“好，很好，非常好！”

这熟悉低沉的声音，刺痛了夏紫柔的耳膜，她下意识地望去，就见一艘黑漆漆的画舫从桥底摇了出来，一抹高大修长的身影立在船头。

修景弘脸色黑如锅底，一双幽深的凤眸一眨不眨地盯着夏紫柔。

“王爷……”夏紫柔找回自己的声音时，已如蚊子在哼。

小船一靠岸，修景弘的身子便急速飞了上来。

啪！重重一掌扇在夏紫柔脸上，修景弘怒骂道：“贱人，你到底做过多少对不起我的事？”

修景弘已是气得七窍生烟了！刚在桥底，听着明刚与夏紫柔的对话，他才得知，她在嫁自己前就已经和明刚在一起了！真不知道，自己当初怎么就相信了她说自己身体虚弱，不会见红的鬼话！

他竟然会被夏紫柔从头至尾耍弄了一遍！

“王爷，你误会了！”夏紫柔犹自辩解。

“贱人！你给我住嘴！”修景弘大口喘着气，上前踹了她几脚，“贱人！你瞒得本王好

辛苦啊你！”他一把拧起她的下巴，“有喜，小产，原来一切都只是做戏，你竟然怀上别的男人的孩子！”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夏紫柔哭哭啼啼。

明刚在一旁冷笑：“就是这样。夏紫柔，我们一起下地狱吧！”

“是你，是你！”夏紫柔指着明刚，一定是他把修景弘喊来的。

“不是他，是我！”一道娇滴滴的声音从外围的火把圈传来。

说话的，是个侍卫装扮的男子，头戴着一个黑色大斗笠，出来时掀掉斗笠，露出一张皎如明月、堪比春花的娇容，正是苏瑾璃。

“是你……”夏紫柔看清是苏瑾璃后，心内又气又恨，“苏瑾璃，你是不是报复我，所以想栽赃陷害？”

未待苏瑾璃回答，修景弘上前又给她一脚：“贱人，谁栽赃陷害你了！你的姘夫就在这里，连他都承认了！”

夏紫柔盯着苏瑾璃道：“看到我这样，你是不是开心了，很满足？”

苏瑾璃轻轻一笑，无奈地道：“夏紫柔，我真不懂你，看到我幸福你会难受会气愤，看到我悲哀，你就很开心，可不代表我也是这样！”

修景弘不耐烦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璃儿，我输了，你赢了，这个贱人，我得好好审问。”

苏瑾璃笑道：“王爷可要手下留情。”

苏瑾璃看了眼地上的夏紫柔，道：“我先跟你们家侧妃说两句话吧。”

夏紫柔恨不得跳起来撕破她那张脸，勾人的脸！

苏瑾璃用仅有两人能听到的极小的声音说道：“夏紫柔，别以为你做过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你老实点，全部交了吧。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

夏紫柔恨恨地道：“苏瑾璃，你为什么出了王府还不放过我？”

苏瑾璃好笑出声：“大小姐，你这话说反了吧？前几天你在南霭尘面前说的话我可全听见了，你侮辱我不要紧，却连我家尘一并侮辱了，这才让我对你动了杀机。”

苏瑾璃冷冷一笑，瞬间眯起了眼，眸光冷肆，如出锋的刀刃，满含杀气。

苏瑾璃拍拍手，站起身前补了一句：“你怎么冤枉我都没关系，我家尘是不会相信的，可你呢？我真同情你，机关算尽，却连谁最爱自己都搞不清楚，你真可悲！”

“你……”夏紫柔咬牙切齿，“你去死！”顺手从袖里拔出了尖刀。

苏瑾璃嘴角噙着讥讽的笑意，在银光一闪之时，右手电出，玉腕轻翻，修长的食指与无名指夹住了匕首的刀刃，那把匕首蓦然卡在半路。

“你！”夏紫柔倒吸一口冷气。

“贱人！你干什么？”修景弘远远地看到夏紫柔手里的刀，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过来，一脚踢在夏紫柔手腕上，那把匕首抛物线般飞了出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激起一层浪花，而后再无声息。